

看吃

□谭踐

一席菜肴，汇聚了天上飞的、地里跑的、水中游的、树上爬的、野外生的、外加人工种的，色香味俱全；两瓶名贵酱酒，轮流着倒了一圈，人人酒杯满溢。

大家照例先吃菜，主陪殷勤劝让，客人却蜻蜓点水；主人不忍，劝得愈加殷勤。主宾老刘，板起面孔说：“你点这么多菜，光看就看饱了，哪还有空吃？”边说边转动餐桌，挑了一根芹菜棒，送进嘴里，咬掉小半块，又把那大半块放进自己面前的小碟。主人见状，将一块饱满坚实的鸡腿递给老刘，老刘忙用手捂住小碟，说：“爱谁谁，别给我！”主人讪讪地把鸡腿放回盘子。大家似乎都乐意受老刘影响，很俭约地揀着菜。

酒过三巡。老刘说：“我看大家对吃不大感兴趣，就讲个关于吃的故事，看能否调动一下大家的积极性？”老刘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和邻居家隔一堵矮墙，邻居家来了客人会炒很多菜，油香、肉香、菜香就飘到我家院子，那时我的鼻子格外灵敏，有一丝儿香味也能闻得到。邻居家的孩子狗蛋和我差不多大，我们是很好的玩伴。那时，谁家来客人，小孩都不得上桌，他就跑到我家来玩。我们闻到香味时，就一起登上一条长凳，把头探向他家的院子。只见鸡啊，肉啊，各种各样的菜冒着热气，一盘盘从厨房往堂屋里端，阵阵香味，直冲鼻孔。我看见狗蛋目不转睛地盯着一道道菜。看见鸡肉，他说鸡肉是最香的肉，那鸡是只大公鸡，大红冠子，大粗腿，嘴非常厉害，好叨人。他本来最喜欢吃鸡爪子，奶奶说吃鸡爪上学写不好字，他便不敢吃了；他还喜欢吃鸡血，奶奶又说吃鸡血脸上长黑点子，他也不敢吃了。他最不喜欢吃鸡头，奶奶说，不吃鸡头就对了，就是喜欢吃，也不能吃。吃鸡头有讲究，鸡头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主升官发财当领导；有时候最尊贵的

客人也不能吃，尽管主家再三劝让，鸡头还是留下了。过几天家中再来客人，主家就把特意省下的半片鸡炖了，盛在盘里，把那个没吃的鸡头放在最上边，客人明明知道，也佯装不知。狗蛋说，这个时候不是年节，来客少，鸡头不用省着，他们有人肯定在吃鸡头了。狗蛋的哈喇子淌下来，他没觉得，自管盯着他家上菜。堂屋里传出高亢的划拳行令声，我们站在长凳上，闻着各样的菜香，肚子觉得越来越空，腿脚发麻，双腿打软。我说，咱们下去吧！狗蛋说，再等一会儿，你看把你馋的，哈喇子都淌到衣裳上了。于是我们继续等，不知过了多久，端菜的一位大叔，终于看见了我们。他返回厨房，拿了一个小碗，碗里盛着几小块鸡肉、猪肉和炸鱼，大叔把碗举过头顶，高高地擎向我们，狗蛋接过碗，大叔随手又递来一双筷子，我们跳下长凳，把碗放在凳子上，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小碗很快见底，香彻肺腑，我越发觉得饿了。狗蛋说，咱把碗送回去吧？我知道他的心思，把碗送到饭屋，大人说不定还能赏点什么。我们刚进他家大门，就见他哥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正排着队从屋门缝向堂屋内张望。时在深冬，堂屋关着门，他们想看看饭吃到什么程度，等客人吃完，他们就可以进去美餐一顿了。他哥正在门前张望，最小的弟弟排在最后，忽然整个身子猛地往前用力，前边的几个孩子一律往前扑去，那门“哗啦”敞开……我们放下碗，没敢停留，像耗子般溜回了我家。过后，那几个在门前张望的孩子，不光被罚不许吃饭，还每人挨了他爸一笞帚疙瘩。

老刘讲完，吸溜着鼻子，似乎在久久地回味着那碗杂菜，而对眼前的丰盛菜肴似乎视而不见。客人们下了决心似的，重整旗鼓，毫不客气地大口吃菜，大口喝酒。

牵秋

□董先思

牵秋是鲁西南乡村一项有趣儿的农活儿，秋天庄稼收获后，拾捡遗漏在田地里的农作物果实，补贴家庭生活需求。

“放坡后”（即允许自由牵秋），人们不约而同地汇聚田间地头，有姊妹、兄弟、夫妻，邻里百舍、乡里乡亲，有同生产小队的、同生产大队的，相邻生产大队的也会不期而遇。他们相互之间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评头论足，若遇亲戚、同学或战友还要格外寒暄几句。不过人们手中的活儿不停，忙碌有序，既享受过程又有收获。

玉米收获后，人们把削倒的五六垄玉米秆，头尾一致平铺在地里，整齐划一，像栈桥、像绿地带着清香味，白色的玉米皮似绽放的花朵点缀其中。玉米叶、秸秆从绿色到青色再到枯黄色。牵玉米时，人们踩在玉米秸的中间碎步向前慢慢移动，感觉脚踩到圆圆的硬物时，就弯腰扒开看看，那圆圆的硬物多数是玉米。人们靠观察将地里落下的、玉米秸上没有剥下的玉米都拾起来装进背筐。被发现的玉米中有大个儿的，更多是小一些的，还有被碾坏的。由于玉米秆根部削开的斜茬是很锋利的，刮破手脚的事情时常发生。人们把牵回来的玉米摆放在自家院子里，便有了金黄色的喜悦。

牵地瓜是个力气活。人们主要用镢和锨翻地，把土翻过来查看有没有遗留的地瓜。集体收获时往往采用“三镢法”，即“左一镢、右一镢、中间一镢

端老窝”。人们赶工收获很匆忙，粗枝大叶干活儿就会有遗漏。牵地瓜的巧方法是翻垄背、刨沟缝和捋根茎。垄背土壤松软，人们费力少还容易翻到地瓜。刨沟缝时，要仔细观察地瓜沟里有没有隆起的部分和裂缝，凡是下面有埋藏的地瓜，沟里表层土就有变化，有的放矢，事半功倍。捋根茎的方法也不错。地瓜是块根植物，有时根茎会比较长，要顺着根挖，小心翼翼地“顺藤摸瓜”，多数时候能牵到大的地瓜。不论用镢还是锨，手一定要握牢，不能滑动，不然时间稍长，就会磨出泡来，生疼生疼的。

牵花生是最惬意的农活了。花生收获时，是连株带墩一起刨起，大部分花生会随之带出，散落在地表。但总有一部分花生会被遗漏在土壤中。落下的花生多数是熟透落杆的，比较老成，粒粒饱满。地表面捡到的花生比较干，吃起来有香酥感。秋天，总会时不时来一场缠绵的小雨，秋雨冲刷后，人们能直接捡到裸露在地表的花生。牵土里面的花生需要弓着腰、薄翻土、用力抛、匀散开，这样土包裹着的花生才能暴露出来，花生壳上沾着土需要仔细辨认，遇到大点的土块还要打碎，以免遗漏。翻扬土时特别注意规避风向，防止扬起细土迷了眼睛。把牵回来的花生洗干净煮熟，或者剥皮晒干炒着吃，可解馋了。

牵秋，“粒粒皆辛苦”，充满收获的愉快，童年那美好的乡村记忆至今仍历历在目。



谭踐，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歌、长篇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曾获东岳文艺奖、山东“五一”文化奖、泰山文艺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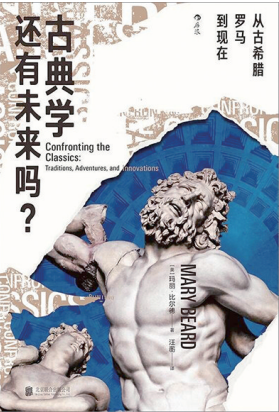
董先思，山东省宁阳县政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泰安市作协会员。作品《麦香飞扬》获山东省职工散文二等奖、《娘纳的千层底》获泰安春秋笔会优秀奖、《改革亲历记》入选山东省政协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汇编。

荐读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作者：[智利]本哈明·拉巴图特
 译者：施杰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本书是智利当代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的代表作，书中收录了五则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小说文本模糊了历史、回忆录、散文和小说的边界，创作出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全书主要讲述了“毒气战”的发明者弗里茨·哈伯、“黑洞理论”的提出者卡尔·史瓦西、得了肺结核的埃尔温·薛定谔以及天才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等一大批科学巨匠，是如何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人类取火的。



《古典学还有未来吗?》
 作者：玛丽·比尔德
 译者：汪衡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本书的中文书名来自她的序言《古典学还有未来吗?》。全书包括31篇关于研究古希腊罗马的著作的书评。作者玛丽·比尔德认为，尽管很多人认为古典学正在衰落，但每一代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对古希腊、古罗马的新观点。她始终关切着这些讨论和争辩，并在本书中向我们呈现了古典学的学术传统和近些年的重新阐释以及新理论。在全书中她始终声称，古典学不仅关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罗马人，也关于我们自己，以及在这中间薪火相传的一代代古典学者、作家、艺术家、电影人，还有引用甚至挪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政治家等等。我们需要直面这一学科，参与到讨论中来。该学科仍是各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场所，而不是已经尘埃落定、可以被扫进故纸堆的。